

禮記集解卷五

壺川馮世濟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明堂位

大戴禮通周書俱有明堂位篇而文迥別大戴言魯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畧加刪

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沒用天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輔成王以踐阼未嘗自踐也魯用郊禘其爲成王所賜與後世所僭者考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受經馬氏而不言孔穎達言于別錄爾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所收入者于義無可取惟是禮樂服器畧具于斯則考禮者所不廢云

明堂位

禮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尤甚莫如明堂如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其名之不同也猶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字文體以爲在國之內鄭康成以爲在國之陽此其地之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大戴以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以爲一殿居中環以複道此其制之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周以之祀文王鄭康成以爲祭五人帝肇虞以爲祭五天帝此其所祭之不同也賈逵服虔以太廟與明堂爲一盧植蔡邕穎子容以明堂清廟與辟雍靈臺爲一此又所事之不同也自漢孝武以來會議者十數世自許令爽徐虔而下上議者數十人遷就依違瑕瑜各出近金氏禮箋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分而二之謂聽政之明堂即路寢月令及考工記所紀者是也合諸侯之明堂即方明壇司儀及觀禮所言者是也江都汪氏明堂通釋又分明堂爲六大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以證諸書紛歧之故明堂端緒于是粗有可尋然明堂爲王者所居以出政令朝諸侯之堂故嚮明而治義取諸離若月令所稱隨時異位不特與南而之禮相戾至冬三月轉北面而朝其臣矣且神依于廟人居于寢各有攸處不相雜操倘四正之室皆曰太廟是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宣元之居天寧漢高之祠黑帝猶未若此其變也竊疑五室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等制出于先秦諸儒以爲王者所居當如此其崇闕因創立此文而後儒亦樂其規模之盛壯相與附會增潤以成其說而不知其繁瑣難通由是言之明堂之名不可除諸家明堂之議則可以存而不論矣

九采之國五句 此上皆序諸侯之位證以禹貢周官多不相符鄭注九采九州之牧九牧不應予應門外故

陸氏以爲要服荒服也采孔穎達以爲取當州美物貢天子之名則采之爲言貢也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是蠻夷近戎狄遠也此九采之貢卽上蠻夷四塞世告至卽上戎狄而王制分蠻夷爲東南戎狄爲西北周家疆土始于西北而漸及東南以洛邑天下之中計之實是戎狄近而蠻夷遠也與此文殊反戾

欽定禮記義疏云蠻夷戎狄各舉其種類性情氣習名之東南地遠而柔順易服故列之要服中言猶可要約也西北地近而剛狠難服故列之荒服中言此止可包荒不必以禮信責之也明于此則異同之說有不必爭矣

地方七百里 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曾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

開方之得七百里孔疏亦以爲然不知此七百里乃記者附會之言耳卽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義亦如之非真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者五猶以爲當損安見封建之始卽有四十九

簡方百里如注疏之說者或據前後漢書地理志謂魯地全有兗州而跨青徐二州域實不止方五百里疑

孟子儉于百里之說爲未確 欽定禮記義疏云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

阜賈縣之間與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初尙有賈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鄆取郛滅項明見

于經則方五百里實兼并小國而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耶

觀此則七百里云云洵記者所附會矣

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孔謂同之於周尊之也王介甫亦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

非之曰周公之功固大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此論

甚正要亦據理而言耳以事考之則世之僭而非出于成王之賜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

天子使史角往止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何待于請請而史角往報又何勿之許

也夫平王猶不許而謂成王許之乎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矣康王又尙加焉此蓋不能自

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也禮何始也曰始于桓閔之世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禘

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此考于經而可證其非成王之賜也又左

傳公問羽數于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果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舉貽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

反出尊言其所在崇姑康主言其所用互備也案二姑之制諸家未肯惟黃氏曰抄謂皆以土爲之考說文姑字云屏也从土占聲爾雅掩謂之姑郭注云姑也在堂隅兩義均不與出姑崇姑相當然曰掩曰端字皆从土則黃氏說宜可信也

有虞氏之旗四句

此論舜有四代旌旗也綏鄭謂卽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旗以

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孔疏大白白色旗大赤赤色旗各隨代之色無所害也陳氏

祥道謂旗之制始于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于義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自湯

始故殷之旗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旗以之綏鄭又謂當爲綏讀冠綏之綏注

旄牛尾于竿首也又曰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

注綏草染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則不必改讀綏又子華子言舜建大常是旂始于舜陳氏

謂夏又加綏以致飾甚當不必如鄭孔旂綏互易也

周人黃馬蕃鬣

燕氏安生以蕃鬣爲黑色正義非之謂其說與周所尚乘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

赤鬣三代俱以鬣所尚也經義述聞云魯頌駉篇傳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驂黃之間已兼赤色足以明周

之所尚矣若蕃字古無訓赤者蓋蓋白色也讀若驂老人髮白曰驂字又作驂爾雅釋蕃青驪繁鬣是也

白鬣謂之鬣白鼠謂之驂馬之白鬣謂之蕃鬣其義一也案驂古讀若煩說文驂从白番聲實六四賁如驂

如輿輪爲韻鄭陸本作躍音煩述聞謂蕃當讀驂義固可通然爾雅繁鬣郭注以兩被鬣釋之近郝氏爾雅

義疏亦以繁爲指鬣之多言繁與蕃古多通用如述聞說亦足以備一義且此處改讀爲驂于上文黑鬣黑

首尚類若爾雅則上下馬色有白者皆直言白不應于書驪繁鬣獨變白言繁也

夏后氏以綏三句

義學爵之訓鄭孔以下人概相同而陳氏祥道爲備陳據爾雅鐘之小者謂之綏謂夏爵

命之以綏其制卑狹若綏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其制若

雀然也現象綏爵象雀而爵有耳焉詩曰洗爵奠爵是也爵陳不言其象鄭注云畫禾稼也陸氏仰則謂綏

以齊言學以鬯言爵以酒言知然者以盞齊亦謂之鬯酒也尊一名爵彝知之也

爵曰股以鬯尊尊亦曰股以鬯一名而異制抑所受之量有不同者歟皇氏謂周爵但用爵形而不畫飾孔

氏據周禮太宰贊玉爵駁之謂飾以玉然夏后氏以綏綏亦從玉股尚質度不質于夏則爵亦以玉飾歟陸

音齊言其說未確辨亦尊屬非爵也

土鼓簫桴二句

蓋鄭注謂當爲由聲之誤也說文士部由字云由璞也从士口口屈象形塊字云俗由字是

由即塊也孔疏土鼓謂鑿土爲鼓桴以土塊爲桴蓋謂濶鞞爲方氏瑟曰吉者以土爲鼓未有鞞革

之聲故也以由爲桴未有斷木之利故也以蓋爲簫未有籥竹之精故也伊耆鄭以爲古天子有天下之號

孔氏據或說以爲神農陳祥道禮書則據周官有伊耆氏之職以下士爲之謂伊耆非有天下之號特古之

本始禮樂者二說不同考之古史神農氏唐堯亦伊耆氏王符潛夫論帝系篇稱堯爲神農之後是

伊耆爲古有天下者之號當如鄭孔所說至周官之伊耆與郊特牲始爲蜡之伊耆自是職官之稱二事兩

不相涉劉氏云云不過以周不當以帝號名官耳其意非別有確據也

米廩有虞氏之座也一節

此言魯備四代之學也鄭注座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

孝令藏祭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魯宗樂師夢瞽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

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頒政教也方氏黼曰米廩藏養人之物座亦以養養人也射以序進主于禮馨宗樂

祖在焉孟子言殷爲序而此以夏爲序言周爲座而此以虞爲座者蓋以養人于此則皆可謂之座以其習

射于此則皆可謂之序其義一也案此亦依文爲訓云爾以事考之不必皆有其實

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習射則義取于序蓋座養考則義取于座故王制亦曰在國之西郊孔謂諸侯有

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國三但魯頌惟晉泮宮不言馨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學有三四者是孔說

亦因此而云也至于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禮祭祀之繁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歟夫天

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則魯國學明廟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座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叔

之離馨叔鄭注以爲未聞離謂大序其縣也孔疏音縣馨之時其聲希疎相間也叔作編離之馨故曰叔

之離馨陳氏祥道則以離馨爲特縣之馨黃東發曰抄主之方氏瑟又據樂記石聲馨馨以立辨謂辨者離

之聲也故謂之離馨三說微有不同

欽定禮記義疏周禮著師掌教擊馨編鍾鄭注馨亦編而于

鐘言之者鐘有編有不編也其不編者鐘師擊之據此則馨無不編矣劉氏云特馨十二鍾鐘十二依辰次

列之皆十二者以各中一律也則作樂時始一鐘終一馨所謂特馨鍾也特者大而編者小矣然則馨有

編馨亦有特馨陳與注疏說皆有據方則解其義者也

夏后氏之龍簣虛一節 此言簣得用四代之樂縣也鄭注簣虛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簣飾之以鱗屬植曰虛

飾之以羸屬羽屬簣以大板爲之謂之簣股又于龍上刻畫之以爲崇牙以挂縣紡周又畫縹爲嬰載以璧

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簣之角上飾彌多也方氏曰夏后氏有簣虛而未有崇牙股有崇牙而未有璧嬰

至周然後三者皆備焉此皆漸至文也陳祥道則以爲箱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樂業之兩端有璧嬰分

業與崇牙爲二以朱子詩傳考之簣上大板刻之爲業如鋸齒曰業於業上懸鐘磬處又以彩色爲崇牙狀

從縱然是崇牙即業上如鋸齒處牙以齒言崇以其高言也陳氏謂簣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樂殆非也

殷以根 鄭注根之言根也謂曲櫓之也孔疏根之樹其枝多曲櫓似之魚氏補疏說文櫓根也

徐鍇云櫓根之仲之意此根櫓即櫓也荀子櫓木必行隱括然櫓後直櫓即根也宋玉風賦根句來巢

枳句即櫓櫓之樹木曲櫓者鳥巢其上與下空穴爲對李善注以爲根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栲栳有栲

毛傳栲栳櫓鼠梓此以鼠梓與栲栳對舉自爲木名如陸璣所三栲栳樹高大似白楊有子本草所謂栲櫓

是也正義言栲栳之樹其枝多曲櫓股組似之不知根自爲曲義栲栳櫓極自爲不仲之義股組名栲櫓

之組足曲耳櫓之栲栳亦取義于櫓櫓非股組取義于栲栳樹也正義迂矣案栲栳即今之木靈俗或謂之

免

木焉房者足下有附似堂之有房皆就組之形言則栲亦但取曲義當如補疏說也

喪服小記 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于別錄屬喪服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

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王氏澄曰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備上經之所未備此篇所記喪服一

章又以補喪服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又曰小記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

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此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而稱雜記此

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于小記之上而名篇也

免鄭讀如問免之制士喪禮注云未聞杜氏祐謂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自額交于項中并其末覆紒

而連而前綴之成冠象孔氏穎達謂以麻白項中向前交于額却繞髻爲括髮免亦然但用布不用麻耳呂

氏大臨乃謂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必先着此缺項而後加紒故

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弁冕之冕者相亂故改音問程氏泰之亦以免爲免冠之免當

讀如字謂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免與冠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二說與杜孔異考士冠禮缺項注云鬢髮結項中隅爲四緇以固冠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爲之先着冠乃着缺項無免冠而缺項存者則呂說非也禮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則免之爲制當如杜孔所言也且禮以冠與笄對免與髻對初不以免與冠對髻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則程說亦未是也夫先儒之言雖不能無醇駁要其音釋必有師承未可遽以爲疑而謂免不當有問音也

鬢之形制禮亦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謂麻束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之高四寸着于額上鄭康成以爲去纁而紒黃氏幹據禮弓爾母從從爾爾母厚厚爾注云從從謂太高厚爾謂太廣之文謂若果布高四寸則有定謂何必慮其從從爾爾母厚厚爾注云從從謂太高厚爾謂太廣之女子在室爲父髻衰三年空髻歸紒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衰也又魯人逆喪皆髻豈直謂紒近喪凶服以麻表而髻字從彭是髮之服也杜氏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常麻髮半也案說文彭部髻字云喪結也从彭坐聲引禮女子髻衰及無臺之戰魯人逆喪者皆髻爲證段若庸注亦據鄭義謂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卻繞紒如着幘頭焉然髻字從彭黃圭先鄭以爲麻髮合結說于情事爲近可從也

以三爲五二句鄭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孔疏已上親父下親子合云以一爲三謂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故云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云以五爲七而云九者由祖親高曾二祖由孫親曾元二孫爲情已遠故畧其相親之旨惟言九也案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所謂九族也自白虎通夏侯歐陽如信何琦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後儒多據以說經詳其所分父族四者父之同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文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此不過因詩類奔刺王不親九族而兄弟甥舅角弓刺不親九族而曰兄弟骨姻故推廣言之然于母之父母則合爲一族妻之父母則分爲二族且母之昆弟母之女昆弟仍是母之父族可見其說之支離矣攷爾雅于內宗乃曰族于母妻皆曰黨則九族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也

庶子不祭祖者一節 此節之義先儒說有數端 禮記聖人通漢馬融註五世之適言五世之適是繼高祖

之宗也賀循虞喜廣蔚之孔穎達賈公彥主四世之適者四世之適是繼曾祖之宗也夫經明云庶子不

云庶子之長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則所謂四世五世之適于義何居諱周云不繼祖與爾者謂庶

子身不繼爾故長子為不繼祖劉智釋疑曰父之重長子者以其當為爾後也其所繼者于父則爾于子則

祖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眾說之中無踰此二說者蓋自長子言之為不繼祖而自庶子言之為不繼

爾也庶子非繼爾之宗故不敢以承已之重而為之繼服耳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謬

也至敖繼公引喪服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記文為誤今按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言而為長子

三年惟當以繼爾之宗為斷繼爾而不遂服是爾其祖而不知有父也不繼爾而遂服是不忍其子而不知

有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四世五世庶子之云非經義決矣

從服者四句 從服即大傳所謂從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以

徒從不若屬從之重也蓋徒從者已本無服因所從之人而服之義係于所從故所從之人亡則已而不

屬親屬也親屬本有服故所從之人雖沒猶當服之義不僅係于所從也孔疏徒從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

黨二是子從母服于君之母君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中惟女君雖沒妄

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女君之黨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君

禮

亡臣不復服君親黨也屬從三一是一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也孔

氏此疏禮家皆據之而義尚有所未備 欽定禮記義疏云服君之黨疑不可謂之往從如君之父母

君雖不在新君當承重則從新君而服之矣若小君則本應服長子則便為新君皆非徒從也唯妻從夫而

服夫之君夫亡似可不從耳又案此皆為士言之若大夫則母黨妻黨皆無服大夫之子父在亦不服也

變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注儀禮禮記皆遵之諸儒亦多據為定論惟王子雍因

禮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以為祥禫同月歲氏何又以禫為除服之名非祭名各立說之難鄭案申

鄭者曰記云祥而縞是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此禫月而禫二義各不相干如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也其魯人朝祥歌與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

笙歌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所謂徙月樂也三年間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指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肅謂歲末遷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不應云再期之喪三年然父在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亦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禫服之大斂也此辨至爲明晰顧或猶援士虞禮中月而禫疑其說爲是不知中古訓問學記中年考校說者謂中年隔一年也則中月亦是間隔一月若爲是月之中經當云月中而禫不云中月而禫矣且檜風素冠傳云據玉藻緇冠素緇既祥之冠也祥而冠之禫而除之使祥禫同月禮何爲更制此服詩傳又向爲分別言之乎至戴氏所云尤爲失考孔疏祭不爲除喪云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練祭祥祭總名除喪則禫祭亦名除喪可知彼練祥之祭皆有祝辭而禫祭無之者文不具耳况祥祭則朝服縞冠禫祭則元冠黃裳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禮文甚詳安得謂禫爲非祭名也

夫爲人後者二句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鄭注云以不貳降也此舅姑徐氏師曾謂指夫所自生者而言蓋恩隆于所後自不得不殺于所生也賀氏場乃以此爲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仍爲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爲所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君而稅也此說非是蓋夫既爲人後爲其本生父母降而服期故其妻亦降而服大功徐氏所謂恩隆于所後不得不殺于所生是也固不問其于前舅姑之職與不識也若謂人生不相識之徒皆不責非時之恩假有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婦遂可以不識而不從夫服也乎孔氏駁之當已

繼父不同居一節 鄭注錄恩服淺深也正義繼父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子不隨則無繼父名此謂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復以貨財爲子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如此則是同居故爲服期有主後者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此據儀禮喪服傳故諸家皆從之謂異居者齊衰三月所以錄其恩同居者齊衰期所以哀其無主後而隨之也惟汪氏說以此禮爲非謂孤子隨母而更適者其爲大宗之適與支子皆不能知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于更繼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于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况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瞞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且繼父無子而撫妻之前子爲子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昭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春秋齊崔杼娶東郭

晏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于齊同居之屬如此後世尤宜引以爲鑒不可以禮文借口也案此論甚正然惟三代時宗法嚴明適子有廟不幸孤露無大功之親小功以下或可收而卹之而亦不能保隨母適人者之但支子無適子也後世宗法多廢設有父沒而母適幼穉無依不能不隨母以往既以母之故父之而彼亦愛養之如子能無報乎况兩無主後與之同財而祭其祖廟則先人之血食賴之久矣而彼奄然不復血食于心安乎是齊衰三月齊衰期滿酌于同居不同居而爲之輕重古先王稱情立文原爲曲盡惟爲之築宮云云在三代誠有難行或出于傳者所推衍耳至棠無咎事此自不能別嫌明微所致顧家庭之內變態何止一端似未可因此而謂娶人之母者必當棄其無依之子也

爲慈母後者二句 慈母鄭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命已庶子爲後正義云此記者見喪服有妾子爲慈母之例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同故云爲庶母可也又觸類言之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亦命已之妾子爲父妾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王氏亦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故可以妾生之子爲後後字諸家皆作爲人後之後解

不可以絕則知庶子無後可從祖祔食不必爲之置後矣庶子且不必置後豈有庶妾而爲之置後者與慈母如母條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則生養之終身死喪之三年貴命也是爲此子無母則無以生故命此妾養之既養之則有母道故執此禮以終其身非必爲妾無子而爲之置後也則祖庶母有孫亦在不世祭之例又安有無子而爲立孫以世其祭者歟讀此和此所謂後特主其生養死葬之事云耳與嗣子傳重不同注疏說並誤也

大傳 鄭目錄云名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子別錄屬通論陳祥道禮書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之大所以爲大傳也吳氏澄謂儀禮十七篇惟喪服一篇有傳此篇通因喪服而推廣之如易之繫辭傳不釋經而統論大凡也後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云案陳氏所言據其事也吳氏則比其例也二說相兼而傳之所以名大無遺蘊矣

禮不王不禘四句 不王不禘謂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王氏肅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也以

其祖配之張子謂以始祖配也蓋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故其制如此首言禮者王氏炎謂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案禘一也而禮有間祀追享大祭之異名方氏絜謂以其非四時之常祭故謂之閒祀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是禘不惟異于郊且異于祫也鄭康成惑于緯書乃以禘爲郊天以所自出爲感生帝引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謂爲配靈威仰不知此說始于漢哀平間好事者所搆撰桓譚賈逵蔡邕諸家皆疾之如仇而鄭獨通之于經誣亦甚矣

有大事省于其君二句 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孔氏謂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尊者則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方氏絜謂即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也祫謂毀廟之主合食于祖廟也大夫止三廟士止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于祫及其高祖于葉氏夢得訓上達謂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大夫既不得祫有大功見祭于天子乃得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此三說皆明白可據若鄭氏以大事爲寇戎之事善于其君爲免于大難于訓空空祫謂無廟而祫之于壇壇則臆斷矣 欽定禮記義疏大夫三廟則則高祖無廟可祀故鄭爲壇壇之說然據祭法壇壇有禘則祭不言祫也王制大夫有太祖廟則亦祫于太祖廟耳何壇壇之足云寇戎說亦未確又案以禘子高祖有服不祭甚非之說推之則大夫士並祭及高祖但限于廟制無高曾之廟則立高祖之主於祖廟立曾祖之主于祫廟禮以義起義自可通但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必有大功見祭于天子乃視諸侯上達而祫及之爾

同姓從宗二句 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合者合之宗子之家也族屬方氏謂以衆而聚于一者謂族若所謂宗以族得名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係于大者謂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異姓疏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者主名謂主爲母與婦之名也治正也際會方氏謂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于諸侯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會也講際會字稍鑿然亦足備一義蓋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于無所厚故使同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于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呂氏祖謙謂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此訓主名字尤爲明白

謂弟之妻婦者二句 此二句之義惟陳澧集傳最爲簡明其言曰弟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妻不可謂之爲

宗則不得各祭四宗所主之祖祧是也蓋一廟無二祭主祭必統于所宗故庶子不祭所以明其宗也然所謂繼嗣繼曾繼高定于宗之者身非定于宗子之身如已身為庶子而宗繼祧之適此繼祧之適或為吾之兄弟或為吾兄弟之子若孫皆未可必身為庶孫而宗繼祧之適此繼祧之適或為吾之伯叔父或為吾之從兄及其子若孫亦未可必推之繼曾繼高當復如是故五世之內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三宗二宗者亦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三宗二宗者萬氏斯大所以謂孔疏第以兄弟言之子義為未盡也至但言庶子不祭與小記言不祭祖不祭祧不同者小記之不祭祖為不為長子斬發不祭祧為不祭塋與無後者發且既言不祭祖恐人疑于尚有祭其祧者故又以不祭祧申之而文繁意復不若大傳之語簡而義該也

絕族無移服 絕族無移服鄭注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也孔氏正義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絕者無移服在勞而及曰移言不延施及之方氏攷者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而絕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絕故無移服也移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施同以致反焦氏補疏此移字即手足母移之移謂邪迤也前云上治祖祧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自祖祧以至子孫直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族昆弟邪行者也族昆弟之子邪行至此則無服吳故曰無移服孟子施從良人之所之謂邪卿注云施者邪施而行是其義也案移古與施通焦氏作邪迤訓亦即孔氏旁及之意惟絕族諸家皆指本宗五服言張子則據喪服篇出妻之子為母期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固也謂妻于夫家與施齒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之謂無施服說與注疏不同似當兼之于義始備

少儀 鄭目錄云名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于別錄屬制度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于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故以少儀名之陸氏佃謂十年學幼儀此其類也

朱子則以為小學之支流餘裔又曰此言小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為細小威儀非也

子說則此篇本為幼儀而作但所記者雜耳觀首節教少者而因及敵者習者可見

不得階主 此句之義諸家說異句讀亦不同鄭孔以不得階主四字為句鄭云禮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斥主人孔疏階進也主主人客宜卑退不得斥進主人也陸氏佃則以不得階主為若曰固顯見不得階主而前耳鄭氏因亦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違為之階主二說皆不用注疏意而以四字為句則從之黃氏震則于

階字絕句而以主字屬下敵者謂不得階自謙不得階而進也主敵謂主人敵禮者也
疏云不得階主鄭注爲正陸氏說卽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之意亦是但與注別部說亦然黃以主
字屬下句失之矣

不願于大家二句 大家富貴之家不願疏謂不可願效之警鄭訓思重謂猶寶也言見人珍寶重器不可思

玩之朱子警字作計度解謂下文無警衣服成器義同此國語警相質漢書云爲無警省又云不警之月此

云不警重器謂不欲量物之貴賤避不害也陳集賢說則訓警爲鄭與之意謂重之器傳之久矣稷往而

毀之豈不起人之怒如此說則不警重器與上不願大家是一正一反口氣以詩小雅嘉賓詘詘朱傳警

相警也管子形勢解嚴警者謂之警而說觀之則訓毀于重器于義較順蓋願人之富貴必入于求警

與人之重器亦近于伎二者皆非厚重之道是以君子不爲也

執箕膺搗 鄭注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箕者以舌自鄉孔疏膺人之胸搗箕之舌以舌自鄉謂不得持向

尊者也焦氏補疏曲禮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文搗作葉士冠禮加柶覆之而葉注云葉柶大端古文

葉爲搗士昏禮贊者酌醴加角柶而葉注亦云古文葉作搗柶也士昏禮下又云西枋枋同柶則葉爲吸

醴處故爲大端其形如葉亦如舌其舌名葉而通作搗亦此義也說文搗刮也搗之爲舌猶搗之爲刮矣案

少義文多與曲禮相表裏此執箕膺搗卽曲禮以袂拘而退其壘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之義也皆泛

指糞埽之禮言孔氏以大賓來內外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拊似太拘泥

問道藝 道鄭訓三德三行藝訓六藝孔氏類達以下皆從之經義述聞云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

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事友本于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曾習與否蓋道

者術也道藝卽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藝術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天官宮正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皆先王所

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部一引馬融注

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皆道藝同訓之明證

故卿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義藝者謂之
能則道爲技術可知矣案此解較注爲長或疑道不當以術訓然韓子不云乎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

位故下論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子注亦以農圃醫卜之屬釋之且章昭吳語定五年左傳杜注道俱訓術初不獨周官注爲然也

不角不櫛馬

角鄭注訓駢鬣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孔疏行酌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

及客則不敢用觥據注云去也又撤也馬算馬言我取以來則彼馬去矣已撤馬嫌勝故薄之孔疏投壺立算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尙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二朋得一馬于是二馬之朋撤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撤尊者馬足已成勝案此句之義注疏甚明故諸儒俱無別訓但以觥爲爵爵似未安幽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公堂非飲尊者乎而用兕觥恐未可以兕觥爲爵爵矣詳此節文皆以譴退爲禮角字恐是不敢角勝負之意當關所疑

不旁狎

鄭注妄相服習終或爭訟孔疏旁猶妄也言不得妄與人服習或致忿爭也經義述聞謂書傳無訓

旁爲妄者旁疑當訓謗古字假借也人與已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相狎者善惡皆所素知易生謗誚但既謂之狎則與已親近謗加于親近之人非所以全恩也故戒之曰不勝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禮記補疏則謂此與不好狎注互相發明服習爲狎狎乃敬人何以致訟致訟之由在于旁狎旁之言薄也廣也於此人吾服習之于彼人吾又服習之原非心悅誠服第隨聲氣以爲依援妄相服習門戶之見嫉妬生焉故終或爭訟旁狎即好狎也此中鄭義與述聞不同案朱子云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夫褻暱不恭敬凶終隙末率由于此此其所以不免于爭訟歟此亦主鄭注而訓旁爲泛及則補疏薄字之解較述聞爲優矣

穎

穎鄭注云警枕也古文肅注引曹公操以小木作圓枕警睡爲警枕之證焦氏補疏則據藝文類聚所載

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蟠潛德保靈制象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臨居安聞傾謂說文傾仄也穎从頃與傾

同聲警枕之名猶器之缺者名傾筐也穎之爲器蓋擁于後坐久倦忘枕倚于上義取于傾仄故名穎其音

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倚首有所承即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稱也案穎之爲字

有覺悟之義故謂警枕爲穎吳越兩山錢錫在軍中未嘗安寢常用圓木小枕熟睡則歛由是得寤名曰警

枕與曹公制同其法當非臆造且玩蔡銘居安聞傾云云亦正是安不忘危之意焦氏徒因應龍蟠蟠句以

應龍有翼張于左右遂以今之倚當之非警悟之義矣穎字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釋文作穎下从火音京領又與下授穎穎字異黃氏曰抄亦作穎玉篇廣韻又訓穎爲篋蓋本盧王二家注文舊本穎在枕下故謂穎爲枕篋此皆讀神者所不可不知也

刀卻刃授穎二句 鄭注穎環也指謂把卻刃授穎創授指辟用時焦氏補疏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洪本曰環史記乎原君傳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登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末謂錐之鋒則穎謂錐之環卻刃授穎謂卻刃授穎創授指也今人雖末亦作環是其制創釋文音笑考工記魯之制釋文如字李音思紹思詔二反思詔反即笑音也又蔡氏爲創注云今之書刀說文創則訓爲鐔鐔刀室也此創授指乃書刀故有把案岳珂云鄭注兩穎字義異字同釋文警枕之穎下从火音京領反授穎之穎下从禾竟役領反字異而音亦異是岳氏所見與正義本不同然云鄭兩字同則其說自漢世已然釋文分而二之不知何據又釋文音創爲笑蓋以創爲刀鞘用說文義也然鞘不應更有鐔補疏謂當主書刀其說是也

會同主訓 詡鄭注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焦氏補疏說文詡大言也注爲大言之訓恐涉於夸詐故以敏而有勇明之又舉齊國佐者國佐舉四王五伯以折晉人是言也晉人欲肅同叔子爲質而取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佐破之以德禮是敏也請皆城借一而不屈是有勇也國佐言而魯衛懼晉人遂平故會同主之案此亦就注引仲劉氏勢則訓詡爲煦引經云盛德揚煦萬物謂人君法天地爲會同生成五物之德在焉說較鄭注爲安蓋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大典也行此禮者當發揚其德方與之相稱今本禮器煦字正作詡是煦詡字通詡廣韻又以爲辭氣明盛貌辭氣明盛于會同時尤宜而敏而有勇之義亦可包舉其中矣然則會同主訓即不從劉訓亦當從廣韻訓也

祭左右軌范二句 祭左右軌范乃欲鄭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乃欲軌與軾于車同謂軾與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疏范與周禮軾聲同字異軾前之軾車旁作凡或作範轂末之軌則車旁作九此左右軌範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九又曰僕受爵將飲則祭之于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故祭畢乃自飲諸家皆同此訓輔氏廣獨以軌爲車轍引者蘇軾馬仆而患不及轍之文以證轍之當祭案說文車部軌下云車試養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軌字云車轍也从車九聲軌固有車轍之

訓然車轍云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所稱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由軌以上曰軌是也此指車之上距與下距地兩旁距輪處言之蓋以度車之廣狹者不若轉頭之軌關車之善敗故鄭注以軌與軌同謂轡頭釋之其曰軌與范同蓋釋周禮之空軌即此范字指軌前言也孔疏恐人誤以軌與軌字同故分晰轡前之軌與轍末之軌有从凡从九之殊而又恐人以車轍之軌爲轍末之軌故曰車轍亦謂之軌明名同而實不同也輔氏不此之察而合而二之誤亦甚矣

車不雕幾 鄭注雕畫也幾附屬爲沂鄂也孔氏正義國家靡敝則車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魚氏補疏春官與璫璫圭璋璽琮鄭司農注云璫有珩鄂璫起沂漢三字通淮南傲訓四達無境通于無垠高誘注垠垠字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垠或从斤漢書楊雄傳甘泉賦紛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張衡思子賦盤寒門之絕垠兮注引廣雅云垠垠也鄂即鄂明帝紀十二年乙酉詔云莫測圻岸注云圻垠也垠亦即鄂字然則鄂與沂義相類圻鄂者界限之謂也凡器物邊界或用雕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子四圍故曰附繼今木工造几案記邊線或細縷文彩以爲之邊圻鄂之遺制也

學記 孔疏鄭目錄云名學記者以其記古人教學之義此于別錄屬通論朱子曰此言古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兼大小學言之芮氏城謂此篇記學非記禮然禮因在焉家塾黨庠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賓雍肆三入學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尊師之禮也而石梁王氏及以此篇爲未嘗詳言學制及教人之法 欽定禮記義疏云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教至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皆教者之法察于三者有志于學察于四者有志于本皆學者之法至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敬業孫業無非所教所學之事王氏之言其亦謬矣觀此則芮氏云云得其當已

術有序

術有序 術有序鄭康成陳可大訓各不同鄭謂術當爲遂聲之誤也陳謂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祖鄭者謂水經注引此正作遂有序又據月令審端徑術注引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疾五行志疏作遂管子度地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遂胡三省通鑑注袁術字公詒術當讀如徑遂之遂諸條以爲古術字通之證從陳者據周禮卿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爲州有序之證又有爲兩通之說者謂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學一等降鄉一等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

夫同則迷之學其名與州同可也

欽定禮記義疏云陳本禮經文以斷術之爲州其說可據

蛾子時術之

蛾鄭訓蚘蚘蓋蛾本或作蟻魚超反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如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

白蟻蠶飛長揚賦扶服蛾伏皆爲蟻字之省蟻又通蠹爾雅釋蟲云蚘蚘大蠹小者蠹說文蠹蟲或爲蚘蚘

大蠹也廣雅又作蟻蚘字異音同一物也術之爲言述也蛾子時術之者孔疏謂蚘蚘之子時時術學術

土之事而成大堦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也堦詩毛傳云蟻封也焦氏易林蟻封穴戶大雨將至穴戶

即所封穴之戶也經之意蓋以蚘蚘蟲之微者耳能時述所爲遂以小致大有志于學者乃不能時習不已

以底于有成是蟻子之不若也引記此言其所以警之者深且切矣

宵雅肄三二句

宵雅肄三二句先儒之說有三鄭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

此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其上下相和厚之意此一說也方氏懲謂

宵三肄習必至于三欲熟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

主治之謂此一說已與鄭異然宵雅猶作小雅解呂氏祖謙更謂古人采詩夜誦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

獨鹿鳴四牡皇華也但于雅之三章輒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此宵字作如字讀而訓

爲宵夜之宵說又與方氏異然古書宵小字通恐不若從舊注之爲得也

采卜禘二句

采卜禘不視學孔氏以爲欲優游縱觀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此正解也惟禘字以爲五年大

禘之禘則是五年乃一視學也陳氏祥道則以爲三年吉禘恐皆不應如此其疏故吳氏澄謂周以前春祭

名禘與黃氏曰抄所載應氏說同是謂正歲始和之後即講釋菜鼓篋之儀也或又疑禘字當是祠字之誤

而亦未有的據欽定禮記義疏謂禘祭王制祭統並云夏郊特牲祭義並云春以諸經考之以夏禘

爲正此言卜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夏祭之後天子視學亦使有司考校之也讀此則知禘者時祭之名非

祠誤爲禘而亦非五年大禘與三年吉禘也

不學博依二句

鄭注博依廣博譬喻也依或爲衣正義博廣也依謂倚仗譬喻也方氏懲以多識于鳥獸草

木之名爲博依之訓焦氏補疏則據注衣字義謂說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者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

書十八篇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所不諳韓非子難篇人有

集

卷

卷

禮記

學記

卷

卷

卷

卷

卷